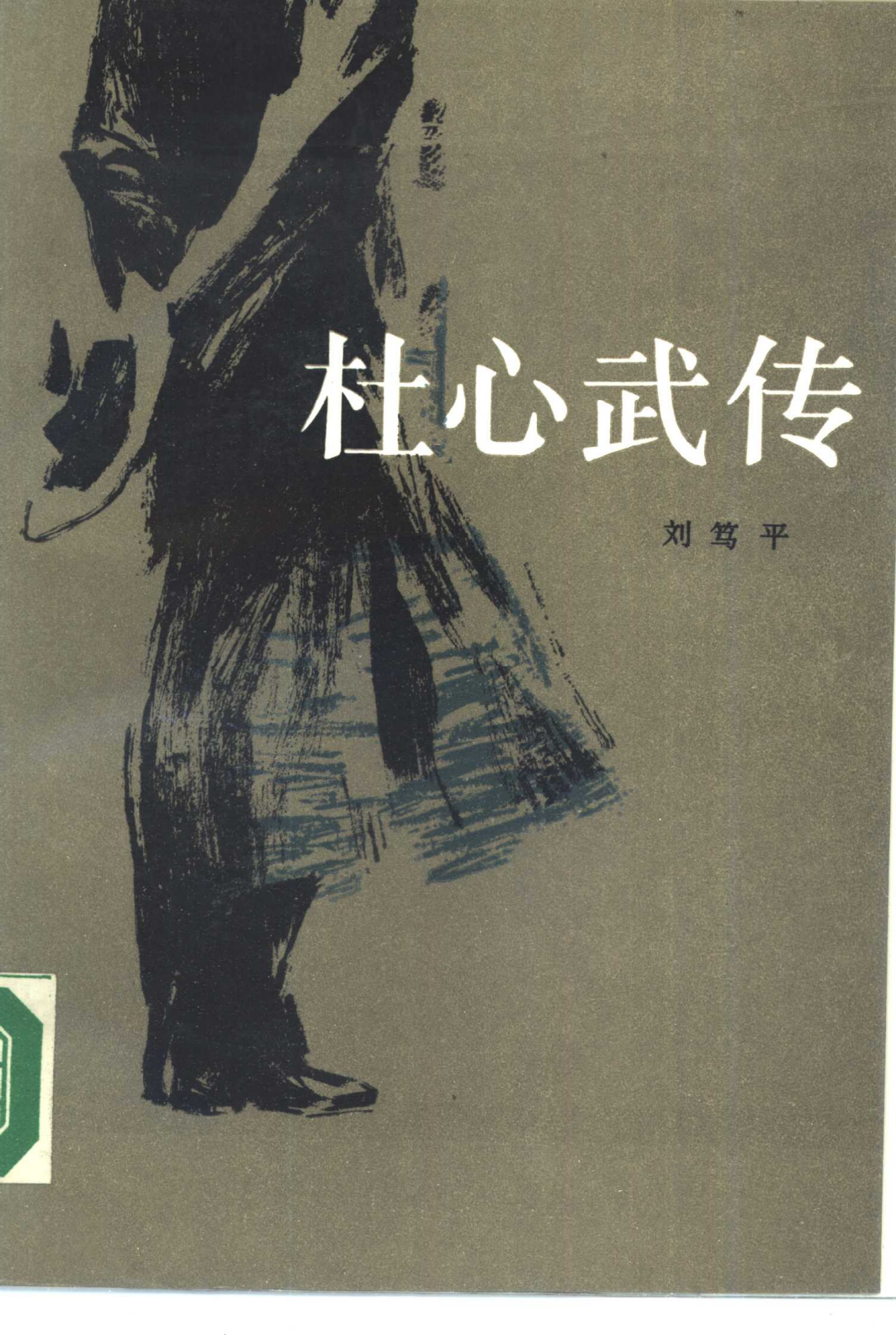




杜心武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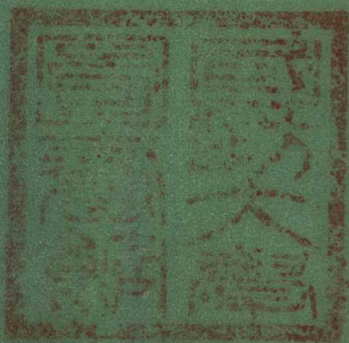
刘笃平



2 033 8079 6

杜心武传

刘笃平



杜 心 武 传

刘 笃 平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20.5·字数458,000

1990年6月第1版·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175

ISBN 7-5033-0083-3 / I · 72

定价: 7.30元

目 录

第一章	兴国寺求神	2
第二章	“混世魔王”出世	36
第三章	血溅杜家坪	71
第四章	丁忧	106
第五章	深山学艺	175
第六章	澧州赶考	245
第七章	跑盐帮	359
第八章	月夜出走访苗寨	535
跋		641

二月巴陵日日风，
春寒未了怯园公。
海棠不惜胭脂色，
独立蒙蒙细雨中。

这是清末江湖上号称南北大侠的杜心五一九三六年被日酋土肥原关押在日本兵营中，神色自若地吟咏的一首诗。

诗是七绝。作者是距当时约八百年的北宋的陈与义，一位爱国诗人。他以春寒象征当时的民族危机，以海棠之不惜胭脂色咏赞那些敢于蔑视敌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奋起抗击入侵者的民族英雄。杜心五十分喜爱这首诗。每当他愤时忧国的时候，便会情不自禁地击节而歌，反复吟诵。这时，他自然又要哼起这首诗来了。

但是，土肥原为甚么要抓他呢？

故事还得从他幼年时候讲起……

第一章 兴国寺求神

一

湘西万山环绕中，有一处虎啸狼嚎的地方，名叫岩板田，是湖南慈利江垭镇一个小村落。村北是莽莽的高山，村南是弯弯的溪水，一条乡村大道，从西往东沿溪流打村子前面绕过。

清朝同治年间，这里聚居着五六十户人家，簇拥着一所十分气派的大庄院：朱漆泥金彩绘门楣，虎头兽环大门，两旁蹲着憨态可掬的石狮子，屋檐下，长期悬挂着一对大红纸灯笼，不时随风微微地摆动着。庄院前面，是一宽敞的大坪，左边竖着一根直插云天的旗杆，顶端飘着一面红绸月牙边小旗。再往左边约莫十来步，隐约可见一幢白墙灰瓦的祠堂，荫在一棵高大挺拔、苍翠欲滴的古樟树下。

一日黄昏，归鸟在空中鸣啭着飞过，夕阳的余晖，已厌厌地在庄院的白粉墙上收束它那淡淡的金光，悠悠的白云，带着无限的愁意，冉冉地在碧空中浮移，一位身穿蔚蓝色大花摹本缎夹长袍身躯伟岸的老人从庄院中走出来，仰首望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倒背双手，缓缓地向大坪尽头踱去，伫立着朝远远的天边凝视。颌下那三绺微带苍白的胡须，在晚风中轻轻地飘拂着。从他那凝重的眼神，他那紧锁的浓眉，他那一动不动地往下拉长着的脸，可以看出：老人正陷入在沉思中……

那还是咸丰八年四月八日曙光初露的时刻。

渤海，一望无际，平滑，透明，湛蓝，是多么宁静，多么深沉，多么富于诗意啊！

然而，这宁静平和的国境，却遭到野兽的覬覦，蓄意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鬼子，正准备进攻了。

大沽炮台的清兵，怀着无比的仇恨，象雄鹰一样，屹立在海角悬崖的报信台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海面。老人，这时作为一个都司，正不停地在炮台周遭巡视。

蓦地，天边影影绰绰出现了一些黑点点。渐渐地，黑点增多了，变大了。而且，缓缓地往这边移动着。哨兵们立刻擎起千里镜一望：原来是一艘艘飘着英法国旗的三桅战舰！

“鬼子来啦！——鬼子来啦！——”

他们立刻愤怒地高呼起来。

报信台上“呜——呜——”的海螺声吹起来了！海滩上，“当！当！当！”的急促锣声，猛烈地四处响起来了！战士们的血沸腾了！他们怒吼了！纷纷奔入阵地，紧张地将炮口对准海面上的敌舰，只要一声令下，便会众炮齐发，将进犯的敌人，一举歼灭在祖国的北大门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悄悄度过……

英法鬼子的三桅战舰象魔鬼一样，从远处逐着巨浪，昂着炮筒，向海滨勇猛逼近……

然而，大沽守将却始终未下达发炮的命令……

情况万分危急，作为都司的他，再也不能忍耐了。只见他一跃上马，风驰电掣般奔向阵地某处的掩蔽体，翻身滚下鞍来，穿过剑戟森严的卫队，迈步进入里面，朝着高坐在虎皮椅上的张提督，屈下一条腿，大声叫道：“军门！英法鬼子战舰已逼近大沽口了，禀请大人示下！”

这十万火急的军情，有如晴天霹雳，震得两旁将校一个个目瞪口呆！

“嗯，鬼子？——”张提督却半睁着他那倦乏失神的眼睛，睨了一下跪在下面的都司杜佳珍，慢条斯理地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几个不痛不痒的字，他那塞在虎皮椅上的肥胖身躯却一动也不动。

“军门！英法鬼子战舰潮涌而至，稟请大人示下：可否发炮？——”杜都司见军门如此麻木不仁，急了，又大叫着。

“发炮？！——洋人未开炮，我们先发炮？！——圣上早有旨意，对洋人总以忍让为重，岂可轻启战端？！都司有几个脑袋？！——”

“大人！敌兵压境，犯我河山，大祸迫在眉睫，何能再言忍让！”他圆睁虎目，激切地抗争。

“放肆！——”张军门猛地往围椅扶手上击一巴掌，大喝道：“汝不过一都司，竟敢如此狂妄，顶撞本帅，左右，给我拿下！”

众兵勇面面相觑，只得一拥而上，摘去他的红缨帽子，五花大绑将他捆起来。

两旁将校见军情紧急，都司请战坐罪，实为不妥，纷纷伏地求情：

“军门！杜都司言虽唐突，冲闯大帅，乞望大人念其愚忠，姑赦其罪，以观后效！”

这张提督也素知杜佳珍是个爱国的热血男子，打仗一马当先，不怕死，倘因请战获罪，也实难服众，便故作沉吟，旋即说道：“嗯，彼一都司，竟敢如此目无上宪，本当重办，既是众将乞求，姑且恕他这一次，下次再犯，必严惩不贷！”转而大喝一声，“给我赶出去！”

众兵勇一得此令，连忙上前为他松了绑，又将红缨帽子给他戴上。杜都司向上叩头谢了恩，绷着脸，一站起来，转身就走。刚出掩蔽体，忽听“轰”的一声巨响，接着炮声大作，敌人冲锋了，他恨恨地反过头来向掩蔽体望了一眼，便飞身上马，猛抽一鞭，催着坐骑迅急地往硝烟弥漫的炮火中冲去！

“杀呀！杀呀！”清兵的呐喊声，响彻云霄。

“轰隆隆！——”“轰隆隆——”敌人的炮声，震天撼地。

只见英法鬼子头戴钢盔，端着亮晃晃的刺刀，在炮火的掩护下，潮水般直往海滩上涌进！愤怒的清兵，就象猛虎一般，扑向敌人！然而，由于提督贻误了战机，大炮不能发射，清军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人马大量伤亡，海滩上到处躺着血肉模糊的尸体。杜佳珍见此情景，飏地从背上拔出寒光闪闪的雁翎刀，大喝一声：“弟兄们，我等捐躯报国的时候到了！冲呵！”两腿一夹，连人带马，如箭离弦射向敌人。

众清兵忽见杜都司冲来了，精神又为之一振，立即大呼：“杀呀！杀呀！”紧跟着他向敌阵冲去。一时只见白刃翻舞，尘土飞扬，鲜血四溅，英法鬼子头如瓜滚，死伤无数。杜都司在马上抡起那把雁翎刀，冲来冲去如入无人之境，刀光到处，只听鬼子一片惨叫声。他浑身血管象火在燃烧，他的眼红了，喷出火样的光芒，他的脸，由于愤怒而扭曲，此时此际，他头脑中只有一个意念：复仇！复仇！复仇！正当他杀得性起的时候，忽然，“呜！——”的一声，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左腿，他身子一晃，从马上倒栽下来。一个鬼子冲过来，举起刺刀便往他身上扎！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斜刺里猛地闪出一个头缠红巾的彪形大汉，手起刀落，“呼”的一声削去了鬼子的半边天灵盖，同时疾如闪电般地将他往怀里一搂，飞也似的跑出

战场。

厮杀声渐渐从他耳畔隐去。激战的场面也在他眼前模糊起来。他只感觉左腿上有股热乎乎的东西在往外涌。忽然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好一会过去，当他清醒过来，奋力睁开眼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趴在一个大汉肩头，已来到了一个山坡上。在几间茅屋前，大汉停住脚步，向里叫一声：“娘！”便见柴扉里应声出来一位皤然白发的老妪。她一眼瞥见儿子，肩上扛着一个身穿盔甲、腿流鲜血的人，不禁一惊，问道：“这是谁？”大汉答道：“将爷！”便一脚踏进门来。老妪急忙将门掩上，跟着进屋，挪开炕上杂物，帮着儿子把他安放好。

大汉撩起衣角，擦了擦额角上的汗，睁着两只炯炯发亮的眼睛，对老妪说：“娘，赶快拿金疮药来！”老妪忙进屋里端来一盆热水，捧出药物、布条、剪刀放在机凳上，大汉迅捷地替他洗涤血污，敷上金疮药，包扎伤口。杜都司被母子俩的义行感动得热泪盈眶，禁不住问道：“兄弟，你是谁？何以舍身忘命地救我？”大汉抬头，望着他微微一笑，说：“将爷，不认得我这个打鱼的了？——那回，我挑着一担鲜鱼到炮台来，有几位副爷抢着鱼就跑，不肯给钱，还是将爷闯见了，每人责打了二十军棍，鱼钱全数给付了，小的才得脱身哩——”说完，又低下头自顾包扎伤口。经大汉这一提醒，他才忆起半年前确曾有过这么一回事。但如此小事，想不到大汉都这样铭记在心，哎，多么纯朴、多么可爱的人啊……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就这样，他在大汉家养息了几夭，这才知道，当英法鬼子侵犯大沽炮台时，附近老百姓愤恨已极，都操着矛矛棍棒赶来助战，大汉也在里面，他们奋勇地斩杀了不少的鬼子。可是，大沽炮台，却终于因提督张殿元、总兵达年、

副将德奎吃粮不管事，副都统富勒登太临阵脱逃而失陷了……这件事，使他深深感到：清鞑子腐败，国事已不可为！于是愤而请长假，返归慈利老家……

这一幕一幕的往事，在老人眼前萦回，咬噬着、折磨着他的心。有时，他痛恨得咬牙切齿，眼睛里似乎冒得出火来；有时，他又激动得老泪纵横，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有时，他便紧紧地锁着那两道浓眉，深沉地思索着；最后，竟喟然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往事如烟，不想却已十年了！”

是的，老人归隐山林足有十年了。

他刚返回故乡时，收入眼帘的，是青山绿水；耳畔听到的，是枝头鸣啭着的鸟语；一种醉人的静谧、和平、甜美！对于一个出死人生于沙场，厌倦了倥偬的戎马生涯的人来说，一旦享受到祖国这种大自然的美，他又怎能不陶醉呢？因而，当他徜徉于这高山流水之间的时候，他也暂时忘掉了一切，怡然自得。有时，兴之所至，便邀集附近一班老猎户，上山征逐于鸟兽之间。雅兴十足时，也去荒山野壑，寻那高人古德，或谈禅，或访古……然而，这村落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尽管它闭塞、古老，有如人迹罕至的洞穴，却也渐渐地透入了一些风风雨雨，在他宁静的心房中，轻轻地激起了一些涟漪。几个月前，他开始听到传闻，说什么俄国鬼子又将我国西北边疆巴尔喀什湖一带大块大块的祖国河山抢去了……特别令他吃惊的是，不久前他在庄院大门口漫步时，一群嬉戏的童子突然惊愕地叫一声：“看！洋鬼子！”随着孩子们手指的方向一瞧：果然，一个外国传教士在远远的田间小路上行走，往县城的方向而去。身后还跟着几个脑后拖着乌亮黑辫子的吃洋教的。后来听人说，这家伙是县城天主堂的法国神甫，来乡间鬼鬼祟祟的四处乱窜，打岩板田经过。这些，使他意识到：

祖国山河，已无一处安静土了！有朝一日，只怕家园也保不住了！因而，他心中十分愤懑，从此，每于夕阳西下之时，便会一个人来到庄外，徘徊、冥想……这时，他又已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思，对现实的忧虑，因而为之激动、为之愤怒，最后，竟喟然长叹……

长叹，能抒发往事给他造成的惆怅心情，此外，还能给他什么呢？——老人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默默地转过身来，缓缓地往庄院大门趑回去——

“大哥！”一声亲切的叫唤，忽从他身后传来，他反过头来一望：原来是他嫡堂兄弟杜九爷佳雄！

二

杜九爷平日的脸是蜡黄的，两颊凹进去，这时却泛着红色，连脖子都红了，一看，就知道，他又在人家那里贪过杯来。穿件棕紫熟罗夹长袍，戴顶珊瑚球小帽子，手里端一根洋白铜二马车水烟袋，一见老人回头，忙捧着烟袋作个长揖，趿着鞋，笑吟吟地走过来。在杜九爷心目中，这位堂兄不仅是杜氏宗族之长、祠堂里办酒总是要尊他坐首位，而且，也是方圆百里之内的首富，人人都要喊他一声“杜老太爷”的人物，怎能不对他表示格外的崇敬与亲切呢？——

杜老太爷见是这位堂兄弟，只好停下步，转过身来，拱一拱手，招呼道：

“九爷。”

杜九见他停下步来了，心里一喜，又眨巴着那双细眼睛笑着问候道：

“大哥近来福安？——”

“托福。”

“听说大嫂有些贵恙？——”

“有些小毛病，不妨事的。”杜老太爷浓眉微微一皱，不想多寒暄。

“哎，小毛病不治会出大毛病，你老千万不可大意！——”杜九一边扯些闲话来缠住杜老太爷，一边那两只细眼睛就直在杜老太爷脸上溜来溜去。近来，他时刻在盘算：杜老太爷有大把年纪了，还没有儿子，如果过继一个的话，按亲疏来说，先就得轮上他春伢（因为杜老太爷并无亲兄弟。嫡堂的，他为长），这么一来，日后杜老太爷两脚一伸，那大片大片的庄田、山岭、水塘，不就是他春巴（慈利土语儿子叫巴）的了么？嘿，嘿！——一想到这，他心里就痒滋滋的；就会双袖一抖，迈开八字脚，在房内大摇大摆地走起官步来，就恨不得马上把儿子过继给杜老太爷，杜老太爷马上一命呜呼——然而，杜老太爷却仍然活着。不仅还活着，而且，未曾露过要过继一个的意思。因而，他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那一丘又一丘的绿得可爱的庄田和那连绵不绝的古木青葱的山岭，口角的涎水长长地流下来——

“哼，我九爷就真的没法子吗？——”

是的，他确实不是无能之辈，他已想好了一个主意，而且决计试试，这时正好碰上杜老太爷了，于是马上故意这么搭讪着闲聊几句，然后渐渐用试探的口气说：

“大哥，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杜老太爷不知他有什么话，便道：

“你我自家兄弟，但说何妨！”

杜九一听这话，便皱起眉头，装成十分关切的样子说：

“兄长已年过半百了，嫂子也已四十开外……”

正要说下去，不料身边却飘来一曲苗歌：

一望谷子九望田，
年年没有米过年，
苗家为啥这样苦？
起早摸黑饿肚皮！

……

他和杜老太爷不约而同转脸望过去，只见杜氏宗祠附近村道上，一个肩上扛着一只死金钱豹的猛汉，欢快地唱着歌子从坡下走到古樟树这里来了。一个斗笠般大的青帕包头，青布大圆领密纽对襟衣，脚裹青布绑腿，踏着一双草鞋。

“这不是那个苗蛮子龙三保吗？！——甚么苗家为啥这样苦，苗家不该这么苦？！——嘿，嘿，嘿……”

杜九耸着双肩，诡谲地笑着。

杜老太爷愠怒地瞪了他一眼，斥道：

“九爷，不要这门说！”

杜九不出声了。

龙三保随着他那嘹亮洪大的歌声，一路唱着走上坡来。走到杜老太爷跟前，左手扶住肩上的金钱豹，右手往下垂，跪下一条腿，扯开嗓门叫道：“请老爷安！阿妈请老爷安！”那声音就象半空里打一个霹雳，震得杜九耳朵里嗡嗡叫。

龙三保站起来，两眼炯炯地望了杜九一下，口里也喊一声：“请九老爷安！”腿却不动。杜九望了一下龙三保，感到那方大的紫膛脸上，有一股逼人的英气，不觉打了一个寒噤。连忙谦让说：“算了，算了！”龙三保便望着杜老太爷说话去了。

“阿妈天天在念，许久没给老爷送什么来了，恰好今日猎

得一只金钱豹，阿妈大喜，便叫我扛来了。”说着，左肩向前一耸，呼噜一声，那豹便从肩上滑了下来，他顺势用右手往那豹子肚下一抄，左手再往下一兜，便轻轻地把一只重有两三百斤的家伙平平稳稳地横搁在两只胳膊之上。

“阿打（苗语‘外公’，对一般老人敬称），瞧，也不算小呢。毛色好艳！嘿，这家伙，好凶，我那柄钢叉，险些被它咬断了！”说着，嘴角漾起了一丝微笑，那乌黑的大眼珠闪出兴奋的光芒。

“好哇，拜上你阿妈，就说我领情了！”杜老太爷一手按着他的肩头笑着，一手捋那三绺胡须，爱怜地瞅着他。

看着杜老太爷在和龙三保说话，杜九心里干着急，心想，此刻正好跟杜老太爷谈过继的事，不想半腰中间又插上这个龙小子，真讨厌，怎地把他支开才好哩！——正在转念，不料龙三保却开口了：

“阿打，这家伙放到哪地方？——”

杜九忙插话道：“你这伢儿不是常来的吗？！送进去就是了！”

杜老太爷又望了杜九一眼，连忙说：

“啊，是，是！承你的情，就送到管家王先生那儿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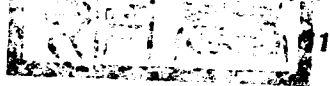
龙三保应一声：“喳！”向杜老太爷打了一个千，把金钱豹往肩上一扛，迈步走了。

杜老太爷凝神望着他的背影，脑子里不觉幻现出八年前一幅惊心动魄的情景：

那是仲夏的一天。他带着几名家丁，从猫儿岭朝阳寺回家，翻到一个山坡上，突然听到一声惨绝人寰的呼号，

“救人啦！——”

他一惊，顺着呼声的方向望去，只见远远的丛林中窜出



一只吊睛白额大虎，口里叼着一个小孩，沿着山坡，往这边奔来，后面跟着一个盘得高高大花帕包头的苗妇，手里举着一柄雪亮的柴刀，发狂似地追着、叫着、喊着、哭着。杜老太爷见状，倏地一伸手，从家丁肩上取下那把随他征战多年的牛角弓，对家丁叫一声：“赶快上树！”便往一棵大树背面一闪，张弓搭箭，对准那虎——

正当家丁们慌慌张张往树上爬时，陡地起了一阵狂风，前面山岗上的树只见往两边倒，蓦地，那虎叼着小孩一纵，便蹿上山岗来了。接着一纵又上了这边山岗。那些躲在树上的家丁们，吓得全身发软，几乎掉下树来……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杜老太爷却一声不响，两眼炯炯地瞄着那大虎，心想，它口中叼着个孩子，这一箭，只能朝它肚子上射去；于是，屏住呼吸，紧紧扣住弓弦，瞄住虎肚……不料那虎叼着孩子蹿上山头来之后，两只灯笼般的绿眼睛只一闪，却倏地一转往旁边树林中窜去了。

杜老太爷叫声“不好”，连忙从树后绕出来，一个箭步，冲下山坡，朝树林中追去。

那虎，叼着孩子，奔到一巉岩下，口一张，将小孩吐在草丛上，咆哮着，正要张开血盆大口，往小孩屁股上咬去，杜老太爷急了，连忙呼的一箭，正中虎头。那虎疼极，大吼一声，竟欲扑过来。杜老太爷连忙又一箭，射中肚皮，那虎才往地上一滚，躺着不动了，血殷殷地流着……

杜老太爷走过去，将孩子抱起来，一瞧，原来是一个苗家孩子，胖乎乎的，一身的血，眼已紧闭，便怜悯地用指头往他鼻孔探一探，感到尚有点气息，连忙抱着出林，刚一转身，那苗妇已随着家丁们嚷叫着哭着跑进林子中来了，一眼瞥见孩子在杜老太爷怀中，竟忘了向杜老太爷谢恩，一扑过去，

抢过孩子，死命地在他脸上狂吻起来……

杜老太爷回忆着这一幕惊心动魄的往景，痴痴地望着龙三保闪进庄院大门时的雄姿，不由长叹一声：“竟如此魁梧壮实了！——”霎时，他心上又象被什么东西重重捶了一下似的，隐隐作痛。

杜九在旁冷冷地窥视着他这位堂兄的神情，知他又在为乏嗣而愁，心中大喜，立刻抓住时机，轻声地说：

“大哥，你这把年纪了，两位嫂夫人子星既艰，福躬又时常欠安，日后谁来续你这一房的香火啊？——”

一边说，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杜老太爷。

杜老太爷听了这话，心头就象着了一支利箭似的，整个身子一颤，半晌，才黯然神伤地轻轻应道：

“是啊！——”

又默然不语，右手那三个指头颤颤地捏那三绺微带苍白的胡须……

杜九见状，知道堂兄已被他的话打动了，立刻单刀直入地说道：

“依小弟愚见，不如择一个根基厚的子侄过继过来，趁着大哥还健在，延师课读，细心教导，日后自成大器；纵令大哥百年，也就不愁无人守业了——”

说完，两只细眼睛，就象在窥视什么似的，死死盯住杜老太爷的脸。

杜老太爷不由眉头跳了一下，心想，呀，我年纪确实大了，夫人康氏也已年过四十，且身体不佳，看来子息是无望了；偏房赵氏，也不争气，连生二胎，皆是进不得祠堂的，倘若不趁着我在世择定一个过继过来的话，死后族间必将议定一个来成服；若好倒还罢了；万一不成材，岂不辱没了我